

戰時的蘇聯

梁純夫編譯

五十年代出版發行



402

編者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展到了今日，蘇聯戰場的重要性已經沒有人能夠否認了。無論從戰略軸心國方面或反侵略的民主國方面，都同樣地把這一戰區看成最有決定性的所在。希特勒在開始進攻蘇聯的時候，曾懷抱着兩個幻想：第一個幻想是希望英國和他講和，最好英美都參加他對於蘇聯的圍攻。第二個幻想是以全力於短期內擊潰蘇聯的主力，於蘇聯屈服之後再轉過來解決美國。

這兩個幻想都先後被現實粉碎了。在蘇德開戰的第一天，英美政府領袖即向全世界表示堅決站在蘇聯這方面共同消滅希特勒主義。這些不僅是空言，因為接着便有軍火和

物資對蘇聯的源源接濟，蘇英同盟和蘇美互助協定的訂立，以及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準備等等事實，不斷證明了希特勒對於自己的前途的第一個失算。

而尤其重要的是，一年來蘇聯紅軍的輝煌戰績和蘇聯人民的奮勇參戰，不單粉碎了希特勒短期內擊潰蘇聯的夢想，並且逼使德軍澈底修正了它的閃擊戰的戰略。

目前德軍在北非和蘇南所進行的鉗形攻勢，是希特勒在蘇聯戰場的失敗教訓之下所改裝的「舊陰謀底新花樣」。納粹德國侵略戰爭的基本戰略本來包含：孤立主要敵人（各個擊破），而以優勢力量迅速擊潰之（閃擊戰）的兩個階段，在法國戰役中，這一戰略過程獲得了美滿的成功。因為德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首先佔領了丹、挪、荷、比，阻斷了英軍對於法國的增援，而當時德軍對於法軍是確實佔據着絕對優勢的。

在對蘇作戰中，希特勒却完全打錯了算盤：首先，孤立蘇聯這一步驟便沒有踏得穩實（只有有這麼一個幻想），即閃擊戰的前提沒有確立；同時德軍對蘇軍的實力對比上也沒有居於絕對的優勢，因此「閃擊戰」進行了半截便自行解破了。

自蘇聯開戰一年之後，希特勒發現被包圍的不是蘇聯，而是他自己和整個的納粹匪軍。這一事實使希特勒寸心慌亂了。目前在北非和蘇南所試驗的鉗形攻勢，是企圖繞一個大灣子來挽回在蘇聯戰場的頹勢。從這一攻勢中，我們看出他的：打通東西兩個戰場——隔斷英美和蘇聯的互相援助，而使蘇聯處在軸心國家的完全包圍中的龐大企圖。從這裏面我們又看出了希特勒的「閃擊戰」的戰略過程次序的倒置。這種倒置也許使全部納粹軍隊走上了毀滅之路。北高加索對於希特勒確像一座墳墓。德軍如果全都進入了高加索，而在進東和中東方面沒有有力的呼應，希特勒很可能在這裏重蹈拿破崙一八一二年於莫斯科的覆轍，或者較近似的說，瑞典查理斯十二在南俄的覆轍。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德軍這一次攻勢對於民主國家的重大威脅，單單從蘇聯戰場來說，希特勒被迫放棄了對蘇聯的正面進攻，而孤軍向蘇南深入，可以說是一種「狗急跳牆」的舉動。不，更軸心國家起來的整個戰略方向來說，假使德軍進入了高加索之後，上其其在高壓之下屈服，日本進攻印度，則希特勒的打通東西兩個戰場——隔斷英上和蘇

聯的夢想便可能成爲現實。到那時候，夾擊蘇聯或閃擊英國本部，將隨希特勒的選定。
。關於這一點，我們希英美友邦立即採取現實的對策。不是民主國家勝利，就是軸心國家勝利；不是文明勝利，就是野蠻勝利，這中間是沒有第三條路的。

從軸心國家的戰略方向來看，最近日寇的向北滿增兵，確實值得民主國家全體，而不僅是蘇聯的警惕。不久以前蘇美之間曾成立了一個「初步的互助協定」，這「初步協定」主要自然是對德。但是剛剛在這前後，日本海軍對阿留申羣島來了一次突襲，并佔領了西端的兩個小島。如果目前德軍的攻勢目的在於在近東和中東隔斷英美和蘇聯的聯繫，則日寇這次對阿留申羣島突襲，也可以解釋爲在北太平洋切斷美蘇聯繫的配合行動的準備步驟了。

從太平洋戰爭本身的戰略來說，日寇目前進攻蘇聯似乎沒有必要。這是因爲第一，

日寇在西南太平洋獲得初步勝利之後，目前它的努力方向應將集中於：（一）加緊開闢南洋佔領區的資源以準備長期戰爭（美國海軍存在一日，戰爭必然是長期的）；（二）發動潛艇戰和海上突擊以阻擾英美在這佔領區外圍的運輸線；（三）俟機進取或控制這個佔領區的英美外圍據點，以削減英美反攻的可能性。因此日寇最近如欲在太平洋有所動作，必定於下列數處擇一以爲目標：東方的夏威夷，南方的澳洲，北方的阿拉斯加或西方的印度。這些地方都是對日寇的南洋佔領區構成重大威脅的英美反攻根據地（此外自然還有中國這個大陸戰場）。至於蘇聯的遠東區和海參崴，在目前的局勢之下，是處在這個構成圈之外的。其次，蘇聯的強大在日寇看來雖然始終是一種威脅，但蘇聯與日本在西南太平洋沒有明顯的經濟利害衝突，如英美與日本之間所存在着的。日本目前的主要敵人是英美而不是蘇聯。它如果現在進攻蘇聯，無異於自己投入兩面或三面作戰的不幸命運中，這對於日寇是不上算的。

日寇從配合軸心國家的攻勢戰略來說，日寇是否進攻蘇聯，是要取決於德軍在歐洲戰場

的最近成就和英美的行動方向。假如德軍於最近期內順利進入高加索，而土耳其和印度可以不用武力解決，那時日寇北進的可能性便很大。但即使在那種情形之下，日寇進攻蘇聯也還有許多顧慮：第一，如果蘇聯在歐洲的主力未被德軍擊潰，如果英美立即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日寇在東方的夾擊便不會發生很大的作用，並且沒有勝利的把握。第二，日寇攻蘇如果對於整個戰局不能發生決定的作用，甚至沒有勝利的把握，這一行動對於日寇便是實力的徒然消耗。第三，日寇攻蘇可能立即引起美蘇在北太平洋的聯合軍事行動，這對於日寇將是一種致命的打擊。

根據以上的分析，日寇最近向北滿集中重兵也還是「投機取巧」的資本。因為是「投機取巧」，所以它的動機是多方面的，什麼地方有機可投，什麼地方有巧可取，便趨向於什麼地方。假如德軍在蘇南和近東能有決定性的成就，它也許要從阿留申羣島西端和北滿同時發動攻蘇，一以阻斷蘇美的聯絡，一以夾擊蘇聯。但這也是不一定的。當德軍進到近東時，它也許要進攻印度；當英美的防範疏忽時，它也許要突襲澳洲或其它地

方。因此日寇最近向北滿增兵，不單蘇聯要準備應變，同時英美也要一刻不疏懈其戒備，使日寇不再有機可投，不再有巧可取。

有一件事足以打消日寇攻蘇的動機，那就是英美立即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使德軍的兵力分散，使日寇找不到配合的機會。這好處不單在蘇聯，而是在反侵略國家的全體。

三

蘇聯戰場之被重視，不單是由於它的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同時也是由於它對於整個反侵略戰爭的巨大貢獻。邱吉爾首相曾說，蘇聯的英勇抗戰在民主國家中造成一個「榮譽階段」。這「榮譽階段」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它粉碎希特勒「閃擊戰」必勝的迷夢，并迫使他修改了運動戰的戰略。「閃擊戰」的勝利依存於兩個條件：一是瓦解敵人後方的組織，而從內部擊破；一是以優勢

的兵力於短期內將敵人的主力擊潰。在蘇聯戰場，希特勒的閃擊戰所收獲的是相反的結果。關於第一點，正如蘇聯情報部發表的「愛國戰爭一年來的政治軍事成果」中所指出：「當一年前發動新的犯罪的軍事冒險時，希特勒匪徒一心期望憑藉蘇維埃後方的脆弱性，相信他們能夠像在西歐各國所曾發生的那樣，來使我們的軍隊士氣沮喪，從內部來使它的後方腐敗，這樣來打破蘇聯的抵抗力。但是，希特勒的元兇們，在這里也估計錯誤了。紅軍在戰爭初期的暫時失利，以及後來對德國佔領軍的鬥爭，使蘇聯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的聯盟以及蘇聯民族人民的友誼，反而更鞏固起來了。」關於第二點，希特勒三個月內擊潰蘇聯的預言早已在國際上造成大笑話。一年來蘇軍英勇的鬥爭證明了，蘇軍的主力不僅沒有被擊潰，而且在對戰的過程中很快便取得主動的地位，並進行有效的反攻。這些教訓迫使希特勒修改了他的運動戰的戰略。「陣地防禦」和「撤退」的字眼在納粹的操典中是找不出來的。但是去年冬季，德軍竟在蘇聯的綿長戰線築起防禦陣地來了，並且從許多已佔領的重要城市和陣線狼狽地撤退了。

其次，它揭破了德軍所向無敵的迷信。據蘇聯情報所發表的數字，「在戰爭一年間，德國損失陣亡負傷和被俘人員，共計大約一千萬名，而蘇聯——四百五十萬名，德國損失大砲三萬零五百尊以上，而蘇聯——二萬二千尊，德國損失坦克六萬四千輛以上，而蘇聯——一萬五千輛，德國損失飛機二萬架以上，而蘇聯——九千架。」這些數字的可靠性，讀者可以在本書所述的許多個別事實中找到滿意的證明。這裏只舉出兩個旁例：敦德薩和塞巴斯托波爾的守衛戰，這兩處都是孤懸在敵後的海港。德軍於去年八月十二日開始圍攻敦德薩，蘇軍堅守至十月十八日始行放棄。今年六月間德軍用三十萬大兵和一千架飛機進攻塞港，少量的蘇軍在這裏守了二十五天。這兩個地點雖然終被放棄，但是德軍已經付出了空前重大的代價。

第三，它吸引了大部的德國軍隊在蘇聯戰場，這一方面解除了納粹陸空軍對英法兩國首都的威脅，而使英美有從容準備反攻力量的充分時間，另一方面又由於德軍東線的空虛，給予英美以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優良機會。關於削減德軍對英國本土以及北非，

戰時的蘇聯

近東和中東的威脅，邱吉爾首相早在今年一月的下院演說中便已經坦白地承認了。

第四，這一點是很少人想及過的，就是蘇聯遠東區國防的強大牽制了爲數不少的日本陸軍。最近日寇向北滿增兵，剛剛在美蘇協定之後。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日寇目前主動進攻蘇聯並沒有多少好處。那麼它這次增兵也可以解釋爲對美蘇可能聯合行動防備，正如它進襲阿留申羣島可以作同樣的解釋，日寇在南洋獲得初步勝利之後，直到今日還沒有第二步行動的表現，可能是由於與這有關的某種顧慮。假如這一推測不錯，則蘇聯紅軍的輝煌戰蹟不單在歐洲拯救了民主國家，同時還在太平洋幫助了它們。

四

一年來蘇聯對於民主國家反侵略戰爭這些偉大的貢獻，不是沒有理由的，也不是突然而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英國後任首相路易喬治於月前在下院說：「余以從事英蘇友好

瞭解凡二十年之資格，以此協定之訂立爲首相、外相及政府賀。如此約在若干年前即告成立，則外交政策方面之若干不幸錯誤必可避免，而此一戰爭或可永不致發生也。」

的確，許多年以來蘇聯便致力於團結民主國家共同防止侵略勢力的擴展，并且冒着最大的危險去執行這一政策。著名的世界軍事理論權威瑪克斯·威爾納(Mal Wern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略與外交」一書中說：

「從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年蘇聯外交政策一貫是冒着戰爭危險的；的確，它常常踏在戰爭的極邊上。它曾鼓勵法國反對德國的擴軍，佔領萊茵，吞併奧國和宰割捷克。……

李維諾夫的「和平不分割」政策是冒着戰爭危險的，因爲在侵略事件裏，這項政策可能導入全面戰爭，蘇聯也參加在內。蘇聯在西班牙的行動也是有戰爭危險的。……

在一九三八年捷克危機和一九三九年的同盟國會議時，蘇聯曾要求和同盟國訂立一個對德共同作戰計劃，并要求紅軍在波蘭和波羅的海諸國取得作戰根據地。一直到同希特勒訂約以前的最後一分鐘，蘇聯還存在着對德在軍事、政治、和心理上準備作戰的狀態

時

即如「同希特勒談判」等語，這世界大戰爆發以後，蘇聯對德國高壓政策也沒有停止過。拉伐耶（Lafayette）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的巴黎民族主義時代報裏指出了：『斯大林所爭得的收穫主要都帶有戰略性。無論喀爾巴幹高原問題，也無論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問題，到處都是軍事考慮重於經濟考慮。』」

關於這一層，蘇聯情報部公佈的「愛國戰爭二年來的政治軍事成果」有着更充分的說明：『從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期間，蘇聯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着更充分的發展。』

在一九四一年，又已證明蘇維埃國家政策的絕對正確性。蘇維埃國家從來沒有忽視西方帝國國家向我進攻的可能性，所以始終堅決地爲形成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統一戰線以抵抗侵略和反動勢力而鬥爭。用一切方法，用各種方式，極力發展蘇聯的工業和農業科學和文化，由此提高我們的防禦力量。

正確的國家政策，是建立於有充足的國家實力的準備上面。蘇聯對於民主國

家反侵略戰爭的供獻，不是憑藉於誇大的言辭，我們應該從蘇聯的實力準備上去尋釋它的根據。關於這一點，本書將提供讀者一些可貴的材料。

斯大林委員長曾說，戰爭的最後勝利是決定於交戰國雙方的「後備軍和摩托」的質量的消長。所謂「後備軍」，就是有組織的人力，「摩托」就是有組織物力。在開始侵略蘇聯的時候，由於德軍動員早已完成，和由於對歐洲佔領區的這些力量的強迫運用，德國在「後備軍和摩托」方面佔了若干優勢，因此獲得初期的僥倖勝利，而迫使蘇軍後退。但德國的這種優勢是很有限的。蘇聯在「後備軍和摩托」方面本來也有充分的準備，所差的只是集中這些力量的時間。德國因為一直處在戰爭狀態中，軍事力量的集中比蘇聯先着了一步。但是在戰爭的過程中，這種優勢逐漸向蘇聯方面移轉了。到目前為止，德國的後備軍在量上已經開始呈現疲竭的狀態，在質（如士氣）上更是走上了衰落道路，而蘇聯的後備軍無論在量或質上都正在蓬勃地向上生長着。在「摩托」方面，無疑地德國目前還佔有若干優勢，因此還可能獲得若干戰役的勝利。但由蘇聯人民的獻

工作，同盟國生產力迅速增加，德國的這項優勢是不能維持很久的。「後備軍與摩托」的力量，這種消長，就決定了蘇德戰爭以及整個反侵略戰爭的前途。

最近德軍在蘇南曾獲得若干勝利，並且已經向高加索推進，因此有些人對於斯大林預言的「一九四二年擊敗希特勒」表示懷疑。其實斯大林這預言是附帶有若干條件的（無論甚麼預言，它的兌現與否都要決定於若干條件的），最主要的是英美能夠協同動作，特別是不失時機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如果英美能夠在德軍從西線調空的這個時候在西歐開闢戰場，或用其它更積極的方法援助蘇聯，則希特勒的軍隊進入高加索，將不是勝利，而是毀滅。「今年擊敗希特勒」的預言也就可能兌現了。

從另一方面來說，斯大林以及蘇聯其他軍事領袖都未嘗否認德軍今年在蘇聯戰場獲得戰役上若干勝利的可能性。「愛國戰爭一年來的政治軍事成果」中也明白指出了：

「自然哪，在像蘇德戰線這麼綿亘無窮的一條戰線上，希特勒統帥部還是能夠在若干區域集結數量可觀的軍隊坦克和飛機，而取得相當的勝利。例如，在刻赤地峽，就是

這種情形。德軍在那兒蓄積了佔優勢的坦克，特別是飛機，僥倖致勝，而迫使我軍退却。德軍這一類的勝利，就是在最近的將來，在若干區域，也還不是不可能的。然而，那是完全顯而易見的，像在利赤地畛上所博得的勝利，是決不能夠決定戰爭的命運的。這些勝利，是暫時的，曇花一現的。」

像我們前面所說，德軍進入高加索之後，如果從近東或中東方面沒有有效的應，在今年冬季到來之後，這個勝利的地帶，很可能成爲希特勒的墳墓。

五

這一年來，我們期望於蘇聯的，遠超過我們對於它所了解的。我們不單希望它在西方擊敗法西斯侵略軍的頭腦希特勒，並且還期望它在東方阻壓日本軍閥的侵略野心，換句話說，我們把世界反侵略戰爭任務的重心幾乎整個地放在蘇聯的肩上。但是在我們深切了解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之前，我們不能對於他或它期望什麼，否則期望便變成爲「隨

願的想法」(Wishful Thinking)。而容易招致無謂的怨望。

由於戰時交通的困難，以及蘇聯出版物的緊縮，蘇德戰爭以後，關於戰時蘇聯的各種情形，除了報紙上所發表的簡短電文外，長篇的詳細敘述的材料很難得到。這也是我們未能更多了解蘇聯的原因之一。

本書的編成，在蒐集材料方面曾化費了相當的時間和工夫。但是由於來源的缺乏，目前所成就的這一點，離完備還相隔得很遠。不過如果因有本書的出版，使我國讀者對於戰時蘇聯各方面的情形知道得更多一點，那便是編者衷心的願望。

本書全部根據於可靠的直接材料。并經過統一的處理和統一的翻譯。除了極少數的幾篇外，都是求在國內出版物上出現過的。已發表的幾篇，如「志願軍的洪流」，「信教自由與宗教團體的支持抗戰」，「戰時的醫學研究」(均見「中蘇文化半月刊」)，本來是編者所譯的。另外有「堅壁清野的故事」，「紅軍中的作家」，「前線的紅軍報紙」，「八日的伊凡，蘇沙雷」等篇，曾見別人譯載于刊物上，爲統一體調，亦由編者根